

韋應物集校注

增訂本

〔唐〕韋應物 著
陶敏 校注
王友勝

韋應物集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韋應物集校注(增訂本)/(唐)韋應物著;陶敏,王友勝校注.—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9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6031-8

I. ①韋... II. ①韋... ②陶... ③王... III. ①唐詩—注釋 IV. ①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60044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韋應物集校注

(增訂本)

[唐]韋應物 著

陶 敏 王友勝 校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22.625 插頁 6 字數 560,000

2011 年 9 月第 2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200

ISBN 978-7-5325-6031-8

I·2399 平裝定價: 68.00 元

韋應物書《元蘋墓誌銘》

碩東橋曰韋公

古詩當獨步唐

室以其得漢魏

之質也其下者

亦在晉宋之間

又曰五言古詩

先學韋應物然

後諸家可入

劉涓漢曰古別

離多矣此作更

古者以其有清

潔自然意如秋

風曠野自難為

懷

劉涓漢曰柔腸

歌無而有不可

韋蘇州集卷之一

雜擬

擬古詩十二首

其一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
險艱。流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尚有歸。行
子何獨難。驅車背鄉園。朔風卷行迹。嚴冬霜斷
肌。日入不遑息。憂歡容髮變。寒暑人事易。中心

劉云此來此皆言之可傷

一作吹

一作棋

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韋蘇州集》書影

前言

一

韋應物（七三五——七九〇），京兆府萬年縣杜陵韋曲胄貴里（今陝西西安東南）人。韋氏世爲三輔著姓，聚居在韋曲的一支尤爲顯赫。唐代民間流傳著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的俗諺（見杜甫贈韋七贊善詩自注）。韋應物六世祖韋夔，澹於名利，前後十被徵辟，皆不應命。北周明帝即位，禮敬甚厚，作詩賜夔，封他爲逍遙公，韋氏家族這一支遂稱爲韋氏逍遙公房。五世祖世沖，仕隋爲民部尚書。高祖挺，唐太宗貞觀中歷官吏部侍郎、御史大夫、黃門侍郎。曾祖待價，武后朝以吏部尚書拜相。韋應物就是這個顯赫家族中的一員。但是，到應物的祖輩和父輩，家道已經逐漸式微了。應物的祖父令儀只擔任過司門郎中、宗正少卿、梁州都督等中級官職；至于他父親韋鑾的官職，舊史中已經沒有記載，只在丘丹所撰韋應物墓誌中提到他曾爲宣州司法參軍（二），不過是州的僚佐，官品就更加低下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韋鑾的仕途并不通達，但據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等記載，他和他的長兄韋鑒、鑒子韋鷗一樣，都以繪畫馳名於世，至于韋應物，他在詩中一再說到自己「家貧無舊業」

〔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在爲亡妻元蘋所撰的墓誌中更酸楚地寫道：「生處貧約，歿無第宅，永以爲負。」^{〔三〕}所以他在罷河南兵曹參軍後居于洛陽同德精舍，在罷櫟陽令後寄居澧上善福精舍，在罷滁州刺史後移居滁州西澗，在罷蘇州刺史後居于蘇州永定寺，都沒有回到老家杜陵，說明他在老家不但沒有豐厚的產業，就連可供居住的第宅也沒有了。由此可見，韋應物出身在一個有著顯赫家世和隱逸傳統的世家大族，但他卻屬於這個家族中較爲貧寒而又富於藝術修養的一支。

韋應物生於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天寶八年（七四九），年十五，因門蔭得補右千牛。左右千牛通常由高級官僚的子孫充當，擔任皇帝的警衛工作，也是步入仕途的進身之階。年輕的韋應物因此成爲玄宗的御前侍衛，「身騎廐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溫泉行），目睹天寶盛世，度過了一段榮耀而富於刺激性的生活。後來，曾入太學讀書，又獲得羽林倉曹的官職。不久，安史之亂爆發了。就在長安失陷的那一年，他和元氏夫人結了婚。大約在肅宗乾元、上元年間，曾任高陵縣尉，又以大理評事佐河陽府。代宗廣德年間，爲洛陽縣丞。永泰元年（七六五），因懲辦不法軍士，被訟去官，閑居在洛陽同德寺。大曆四年（七六九），南遊揚州，北返後任河南府兵曹參軍。大曆八年，因病去官，復寄居洛陽同德精舍。次年，擔任京兆府功曹參軍。十一年，妻子元蘋去世，這給他以沉重打擊。十三年，任京兆府鄠縣令。次年，京兆尹黎幹獲罪，韋應物坐被黎幹所引薦改授櫟陽縣令。他旋即辭官，寓居長安西南郊澧水旁的善福精舍。唐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被召爲尚書比部員外郎。三年秋，出任滁州刺史。興元元年（七八四），罷任，閑居滁州西澗。貞元元年（七八二），起爲江州刺

史。三年，入朝爲左司郎中。四年冬，復出爲蘇州刺史。六年末罷任，居於蘇州永定寺，旋卒。一次又一次地出仕，一次又一次地罷官，這就是韋應物所走過的人生道路。

韋應物生活的時代，正值安、史之亂前後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面對着如日中天的大唐帝國的急遽沒落，大多數詩人茫然不知所措，他們的詩歌雖然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動亂時代的社會現實，但大都局限於個人生活的狹小範圍，表現自我的主觀感受，追求悠遠的韻致，內容相對貧乏，風格趨於纖弱，缺乏盛唐詩歌那種干時濟世的激情與豪邁爽朗的氣度。但在大曆、貞元時期的衆多詩人中，韋應物却卓然不群，自成一家。他去世後不久，白居易就推崇他的五言詩「高雅閑淡，自成一體」（與元九書），唐末司空圖將他與王維并稱，後人更將他與陶淵明合稱「陶韋」，與柳宗元并稱「韋柳」，又與王維、孟浩然、柳宗元合稱「王孟韋柳」。嚴羽滄浪詩話列舉唐詩諸體中，就有「韋柳體」，王漁洋更奉他的詩作爲「神韻」的典範。可見，在唐詩乃至整個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上，韋應物有着重要的地位。

二

韋應物曾經多次罷官歸隱，他的詩歌淡泊寧靜，反復訴說了自己對塵世的厭倦和對山林與佛門的向往，加之，唐人有「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的記載（李肇國史補卷下），

長期以來，在人們的心目中，他成了一個「不食人間烟火」的高士，似乎「無聲色臭味」(晦庵說詩)才是他詩歌的最大特點和最大優點。但事實却并非如此。

韋應物的詩歌題材非常廣闊。他對於國家大事與王朝政治是十分關心的。他不僅在九日京師叛亂寄諸弟、寄諸弟等一些抒寫個人情志或與親友贈答的詩篇中表現了他對於現實的深切關懷，而且還寫了一些直接干預生活的作品。如廣德中洛陽作云：「飲藥本攻病，毒腸翻自殘。王師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時節屢遷斥，山河長鬱盤。蕭條孤烟絕，日入空城寒。」描繪了唐王朝軍隊收復後的洛陽的殘破景象，尖銳地批評統治者借回紇兵消滅安史叛軍的政策無異飲鴆止渴。經函谷關一詩在回顧了秦朝倚恃函谷天險而終於敗亡的歷史後說：「聖朝及天寶，豺虎起東北。下沉戰死魂，上結窮冤色。古今雖共守，成敗良可識。藩屏無俊賢，金湯獨何力！」嚴肅地指出，是唐玄宗用人不當釀成安史之亂，給百姓帶來了深重災難。在睢陽感懷一詩中，韋應物更熱情贊揚了安史亂中堅守睢陽孤城的張巡，歌頌了他「堅壁梁宋間，遠籌吳楚利」的宏大功業和「甘從鋒刃斃，莫奪堅貞志」的犧牲精神，對那些擁兵自重的藩鎮和投降賊寇的「宿將」則給予了憤怒的聲討和強烈的譴責。清人喬億曾經說過：「古今共推韋詩沖澹，而韋之分量未盡也。如睢陽感懷、經函谷關，并大有關係之作，尚得以沖澹不沖澹論耶？」是很有見地的。

難能可貴的是，韋應物還將自己詩歌的批判鋒芒指向了包括皇帝在內的封建社會上層統治者及其奢侈糜爛的生活。如漢武帝雜歌三首，採用托古喻今的手法，諷刺唐玄宗等唐王朝統治者耽于道教

迷信、不理朝政的腐敗現象；長安道、貴游行二詩以漢代的外戚比擬天寶時的楊氏家族，揭露他們荒淫佚豫、恃寵驕橫的行徑；金谷園歌則借歷史告誡朝中權貴，生活奢侈糜爛必將自取滅亡，得到如西晉石崇一樣的下場。驪山行雖然表現了對開、天盛世的懷念眷戀之情，但詩在以大段篇幅鋪寫了唐玄宗游幸驪山時的壯闊場面與宏大聲勢後，筆鋒陡轉：「干戈一起文武乖，歡娛已極人事變。聖皇弓劍墜幽泉，古木蒼山閉宮殿。」指出其樂極生悲的悲慘結局，仍然意存諷喻，具有較為強烈的現實意義。

韋應物集中還有一些托諷禽鳥的寓言詩，對朝廷弊政與社會黑暗進行了無情揭露和辛辣嘲諷，如雜體五首其一、其二、烏引雛、燕銜泥、鳶奪巢等。其中鳶奪巢一詩別開生面地描寫了鳶、特力奪鵲巢、「吞鵲之肝啄鵲腦」的現象，也揭露了與鵲、鳶一道狼狽爲奸的「霜鷗」、「野鷗」，而作爲「百鳥尊」的鳳凰却對此視而不見，不加干涉和制止。鳥類社會中的這種現象，不就是軍閥豪強與地方官吏相勾結、沆瀣一氣、殘民以逞，而最高統治者却聽之任之的黑暗現實的生動寫照嗎？

在唐代詩人中，韋應物是以勤政憂民著稱的。作爲一個中下級官吏，面對兵亂不息、滿目瘡痍的現實，他總是感到愧疚不安。在權攝高陵令時，他寫下過「兵凶久相踐，徭賦豈得閑。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的詩句。在滁州刺史任，他吐露了「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寄李儋元錫)的心聲。在蘇州刺史任，他發出了「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的浩嘆。故喬億謂其詩「多恤人之意，極近元次山」(劍谿說詩又編)，劉熙載謂其詩「可與元結、春陵行、賊退示官吏并讀」(藝概詩概)。集中詩作，既反映了安、史之亂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災難(如廣德中洛陽

作登高望洛城作等），也描寫了自然災害給人民造成的種種不幸（如山耕叟、使雲陽寄府曹等），更揭露了統治者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如：

官府徵白丁，言采藍溪玉。絕嶺夜無家，深榛雨中宿。獨婦餉糧還，哀哀舍南哭。（采玉行）

春羅雙鴛鴦，出自寒夜女。心精烟霧色，指歷千萬緒。長安貴豪家，妖艷不可數。裁此百日功，唯將一朝舞。舞罷復裁新，豈思勞者苦。（雜體五首其三）

出自玄泉杳杳之深井，汲在朱明赫赫之炎辰。九天含露未銷鑠，閭闔初開賜貴人。碎如墜瓊方截璐，粉壁生寒象筵布。玉壺紈扇亦玲瓏，座有麗人色俱素。咫尺炎涼變四時，出門焦灼君詎知。肥羊甘醴心悶悶，飲此瑩然何所思。當念蘭干作者苦，臘月深井汗如雨。（夏冰歌）

強烈的對比，揭露出封建社會階級對立的嚴酷事實。統治者的口腹之欲、聲色之娛竟給采玉、紡織、鑿冰的勞動者及其家人帶來如此深重的苦難！詩人的同情顯然在被剝削者一邊。類似的描寫在韋應物同時代的詩人中是較為少見的。不難看出，在唐代詩歌發展史上，韋應物起着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他繼承了杜甫、元結反映現實黑暗、民生疾苦的精神，成為中唐以白居易為主帥的寫實諷喻詩派的先導。

三

但是，韋應物詩歌的主要成就所在，或者說他能卓然自成一家的原因倒不在前述反映現實的作

品，而在于他學習陶淵明寫作的大量山水田園詩。

在逢楊開府詩中韋應物自述早年經歷說：「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提擣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可見出身于世家大族的韋應物，年輕時頗爲負氣任性，是沾染了很多纨绔子弟的惡習的。但是後來由于家道中落，仕途蹭蹬，沉迹下僚，加之疾病纏身、中年喪偶等等不幸，他那種鋒芒畢露的棱角逐漸磨平。這在他任洛陽丞因撲扶軍騎被訟後即已初露端倪。此後，因病罷河南兵曹參軍，因受黎幹牽連自鄆縣令調櫟陽令，一連串的打擊使他越來越厭倦充滿機心與傾軋的官場，向往自由舒適的田園生活，并向佛門尋找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因此在他的中晚年，特別是罷櫟陽令居澧上善福精舍以後，寫作了數量較多的山水田園詩。而且，這類詩作深得陶淵明詩的神髓，掩過了他在興諷詩方面的成就，以致在後人心目中，韋應物被視爲田園詩人陶淵明的直接繼承者，「唐人五言古詩有陶、謝餘韻在者，獨左司一人」（何良俊《四友齋叢說》）。

的確，韋應物是自覺向陶淵明學習的。韋集中不但有「慕陶真可庶」（東郊）等傾訴慕陶之情的獨白，而且有與友生野飲效陶體、效陶彭澤等摹擬陶詩的作品。他的某些詩句，如「臨流意已淒，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萬事皆若遺」（答長安丞裴說），從立意到語言顯然都脫胎於陶詩。其他的作品也大都表現着一種陶淵明式的「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生活態度，充滿着陶詩中獨有的那種沖淡平和的氣質，語言也古樸淡雅，洗淨鉛華。如：

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但要尊中物，餘事豈相關。交無是非責，且得任疏頑。日夕臨清澗，逍遙思慮閑。出去唯空屋，弊簣委窗間。何異林棲鳥，戀此復來還。世榮斯獨已，頽志亦何攀。唯當歲豐熟，閭里一歡

顏。
(郊居言志)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始。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饑劬不自苦，膏澤且爲喜。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觀田家)

野水烟鶴唳，楚天雲水空。玩舟清景晚，垂釣綠蒲中。落花飄旅夜，歸流澹清風。緣源不可極，遠樹但青

葱。
(游溪)

無不酷似陶詩，確是「不曰效陶，實自真意」(郊居言志劉辰翁評)。韋應物其他詩作也大都滲透着陶詩那種恬淡閑適、真率自然的精神，和同時代人的作品大相徑庭。

作爲陶淵明詩歌的真正繼承者，韋應物不僅在詩歌的題材和風格上向陶淵明學習，更重要的是，他本人也具有與陶淵明同樣的品質和精神——感情真摯，熱愛生活。他不僅熱愛大自然和田園風光，更熱愛平凡的日常生活，對於親人和朋友懷着極爲濃烈深厚的感情。集中有許多與親友贈答酬和的詩歌，如：

丈夫當爲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斑。
(寄暢當)

鬱鬱楊柳枝，蕭蕭征馬悲。送君灞陵岸，糾郡南海湄。名在翰墨場，群公正追隨。如何從此去，千里萬里

期。
(送馮著受李廣州署爲錄事)

青青連枝樹，冉冉久別離。客游廣陵中，俱到若有期。俯仰叙存沒，哀腸發酸悲。收情且爲歡，累日不知

饑。（喜於廣陵拜觀家兄奉送發還池州）

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淚忽沾纓。（京師叛亂寄諸弟）

無不寫得情深意切，真摯感人。清人喻文鑒曾說：「余辭郡符去，爾爲外事牽。寧知風雪夜，復此對床眠。」按爲示圭真元常中句。澹語耳，遂爲千古絕唱，情真也，動人處正不必在多也。其新秋夜寄諸弟云：「兩地俱秋夕，相望隔星河。」不待言之畢而已令人淒絕。左司之詩純以淡處見腴，至其兄弟之情見於集中者尤多。」^三

韋應物和他的妻子元蘋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相濡以沫，感情甚篤。大曆十一年九月，元蘋因病去世，留下了一男二女，小女兒只有五歲，兒子僅僅幾個月。韋應物「抱子主喪」，爲妻子操辦喪事，還親自撰寫了元蘋墓誌銘：

烏虜！自我爲匹，殆周二紀，容德斯整，燕言莫違。昧然其安，忽焉禍至。方將攜手以偕老，不知中路之云訣。相視之際，奄無一言。母嘗居遠，永絕□恨，遺稚繞席，顧不得留。況長未適人，幼方索乳。又可悲者，有小女年始五歲，以其惠淑，偏所恩愛，嘗手教書札，口授千文。見余哀泣，亦復涕咽。試問知有所失，益不能勝。天乎忍此，奪去如棄。余年過強仕，晚而易傷。每望昏入門，寒席無主，手澤衣膩，尚識平生，香奩粉囊，猶置故處，器用百物，不忍復視。又況生處貧約，歿無第宅，永以爲負。日月行邁，云及大葬，雖百世之後，同歸其穴，而先往之痛，玄泉一閉。一男兩女，男生數月，名之玉斧，抱以主喪。烏虜哀哉！

沉痛地傾訴了自己的哀傷。此後，他還寫下了傷逝、往富平傷懷、冬夜、送終等十多首悼亡詩歌，懷念元蘋。其中出還一詩云：

昔出喜還家，今還獨傷意。入室掩無光，銜哀寫虛位。淒淒動幽幔，寂寂驚寒吹。幼女復何知，時來庭下戲。咨嗟日復老，錯莫身如寄。家人勸我餐，對案空垂淚。

詩運用對比、反襯等手法，抓住幾個典型的生活細節，把自己孤獨淒苦的情懷抒寫得淋漓盡致，哀惻動人，劉克莊稱贊它們是悼亡詩中「不可以復加」的佳作（後村詩話卷二），喬億謂其「澹緩淒楚，真切動人」，堪稱「絕調」（劍谿說詩又編）。它們和韋應物與親友贈答詩一樣，都反映了他熱愛生活、感情豐富的一面。陶淵明詩被前人譽爲「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蘇軾與蘇轍書），「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論詩絕句），也正是由於其「胸次浩然，其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沈德潛說詩碎語）。韋應物學陶而得其真諦，這正是他成爲陶淵明的直接繼承者，在中唐前期衆多詩人中脫穎而出、卓爾不群的原因。

韋應物的山水田園詩，抒發了他對於美好自然的熱愛，並把它與惡濁的塵世對立起來，從中求得精神上的愉悅和解脫，這和陶淵明並無二致。不同的是，陶淵明終於和官場徹底決裂，韋應物却采取了一種更爲通達的、隨遇而安的處世態度——可官則官，需隱則隱；而且，他的詩歌不僅表現了田園的寧靜優美，純樸和平，還反映了稼穡之艱和農民之苦，這種情況不論在晉代陶淵明還是唐代王維、孟浩然的詩中都是很少看到的，對於稍後的張籍、王建，乃至南宋范成大的田家詩創作顯然有着重大的影響。

四

韋應物詩歷來以平淡自然著稱。白居易稱其「五言詩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與元九書)，朱熹謂「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晦庵說詩)，方回評其詩爲「淡而自然」(瀛奎律髓卷八)，翁方綱謂其詩「奇妙全在淡處，實無迹可求」(石洲詩話卷二)，無不以平淡自然作爲韋詩的主要風格特徵。

大體說來，韋詩的平淡自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在思想感情方面，韋詩沒有類似李白詩歌那種跌宕起伏、大悲大喜的情感波瀾，即使在遭受重大打擊或發生重大變故的時候，他也從不作痛哭流涕式的悲號，「皆以平心靜氣出之」(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平時，更表現出一種恬靜閑適、沖淡平和的心境。其次，在布局與行文方面，韋詩從不逞奇炫俗，不用回環曲折、開闔跌宕的結構模式，而是如實道來，顯得平易自然。這一特色在他的一些長篇敘事詩，如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春月觀省屬城始憩東西林精舍、登高望洛城作等作品中表現得尤爲明顯。第三，在語言方面，韋詩從不堆砌詞藻，賣弄典故，而是以古樸平淡見長。他以簡樸自然的語言，白描的手法，創造出一種清新淡雅、含蓄深遠的意境，氣格高古，在藝術上達到了一種返樸歸真的境界。

韋應物的平淡詩風，表現在他各種體裁的詩歌中。他的五古成就最高，固然寫得十分平易淺

近，即使是以高華流麗爲文體特徵的七言律詩和長篇歌行，在他寫來，亦復如此。如：

來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二雁初晴下朔風。爲報洛橋游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

去年花裏逢君別，今日花開已一年。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聞道欲來相問訊，西樓望月幾回圓。（寄李儋元錫）

前詩直叙自洛陽赴廣陵的水程中所見所思，純用白描，「寫景如畫」（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八）：後詩被人稱爲是「家常語，爛熟調」，但「少年讀之，白首不厭」（張世煒唐七律集），千百年來傳誦不衰。二詩都是「以古詩入律」的優秀作品。

韋應物詩的語言，在平淡自然之外，尚有其流麗的一面。「麗藻頗爲工」（答韓吏部），「爲文頗瑰麗」（送雲陽鄒儒立少府扶持赴京師），「仰答高文麗」（春宵燕萬年吉少府中孚南館），他這樣一再用「麗」來稱贊別人的詩歌，顯然對麗藻表示出一種非常欣賞的態度。他的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詩首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人稱「清綺絕倫，爲富麗詩句之冠」（劉辰翁評語）。他的一些寫景名句，如「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廣庭流華月，高閣凝餘霞」（同德精舍養疾寄河南兵曹東廳掾），「野水烟鶴唳，楚天雲雨空」（游溪），「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游開元精舍），「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寺居獨夜寄崔主簿）等，都善于捕捉大自然物候的微妙變化和色調的深淺明暗，刻畫工細，字句凝煉，語言也極爲清麗。故徐俯云：「人言蘇州詩，多言其